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第一回 賈雨村醒悟覺迷渡 甄士隱詳說芙蓉城

話說那空空道人，自從在悼紅軒中將抄錄的《石頭記》付與曹雪芹刪改傳世之後，就風聞得果然是擲地金聲，洛陽紙貴。空空道人心下甚喜，以為不負我抄錄了這段奇文，有功於世，誠非淺鮮。那裡知道過了幾時，忽然聽見又有《後紅樓夢》及《綺樓重夢》、《續紅樓夢》、《紅樓復夢》四種新書出來。空空道人不覺大驚，便急急索觀了一遍。那裡還是《石頭記》口脛，其間紕繆百出，怪誕不經。惟有秦雪塢《續紅樓夢》稍可入目，然又人鬼淆混，情理不合，終非《石頭記》的原本。而且四種所說不同，各執一見。難道是我當日所抄的尚有遺漏之處麼？因復又走到青埂峰前將那塊補天未用之石重新細細的再看了一遍，見上面字跡依然如舊，與兩番抄錄的全然一字不訛。

空空道人道：「我抄錄的奇文，不過如此而已，怎麼又添出這些混話來，是什麼道理呢？」因將那塊石頭再三撫摩著，心內思索沉吟之間，不覺將那塊石頭翻轉了過來，忽然看見那石頭底下尚有一段字跡，卻是當日未曾抄錄過的。空空道人喜得哈哈大笑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原來這底下還有這些奇文呢麼！」

因低頭拭目，細細的看去，據那石頭底下歷歷的書云：

當日賈雨村在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一覺睡醒，睜眼看時，只見甄士隱尚在那邊蒲團上面打坐，便連忙站起身來，向前倒身下拜道：「弟子自蒙老仙長恩贈以來，嘗遍了紅塵甘苦，歷盡了宦海風波。如今就像那蘆生夢醒，只求老仙長收錄門牆，弟子就始終感德不朽了。」甄士隱便笑著拉他起來，說道：「老先生，你我故交何必如此。我方才不說一念之間塵凡頓易麼！」賈雨村道：「弟子自那日火焚草亭之時，不能醒悟，所謂下愚不移，以致才有今日，此刻想起當初真是不堪回首。多蒙老仙長不棄庸愚，兩番指教，弟子敢不從今斬斷塵緣，一心無罣礙乎！」甄士隱道：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可記得我從前說過：『要知道真即是假，假即是真。』你我至交，不必拘於形跡，以後萬萬不可如此稱呼。」賈雨村道：「從前之富貴利達，皆賴恩師之扶助；此日之勘破浮生，又荷恩師之指教。是恩師之於弟子，所謂起死人而骨肉之者也。刻骨銘心方且不朽，若再稱謂不分，則尊卑莫辨，弟子於心何安呢？」甄士隱道：

「世人之拘執者即不能神化，然則賈兄仍是富貴利達中人，不能作方外之游者也。小弟就請從此辭矣。」說著，便站起身來要走。賈雨村便忙道：「甄兄何出此言，小弟一概遵命。何當小弟現視富貴已知浮雲，回想草亭之會，真正所謂：『一誤豈容再誤』的了，如今情願跟隨甄兄，海角天涯雲遊方外，早早跳出塵寰，不作那門外漢就萬幸矣。」甄士隱點頭道：「如此方是道理。然而此處不便久留，我今兒且與賈兄先到大荒山一遊，還要與那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去說話呢。我們就早些趁此同行罷。」於是，各帶了些包裹，撇下草庵，離了急流津覺迷渡口，望大荒山無稽崖而來。

二人信步而行，一路上賈雨村問道：「甄兄前云接引令愛，未知可曾見否？其中原委請道其詳。」甄士隱道：「小女英蓮五歲丟失。賈兄初任之時，曾經判斷令歸薛姓，改名香菱，適當產難完結，所以接引他去的。如今已送入太虛幻境之內矣。」

賈雨村道：「前聞太虛幻境之名，又有仙草通靈之說，竟使人茫然不解，要請教到底是何處何物呢？」甄士隱道：「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，又名離恨天，又名芙蓉城。」賈雨村道：

「此地現在何所呢？」甄士隱道：「此境上不在天，下不在地。當日白樂天《長恨歌》云：『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飄渺間。樓閣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』，就是這個地方，又名芙蓉城。那東坡有詩云：『芙蓉城中花冥冥，誰其主者石與丁』，也就是這個地方。此處有一絳珠仙草，原生於靈河岸三生石畔，因雨露愆期，漸就萎蕤。曾有個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澆灌他，他受了日月的精華，乘了山川的靈氣，故能脫化為人，就感激神瑛侍者澆灌之恩，願以他一生的眼淚酬德。此時亦已緣盡歸入太虛。此人即林黛玉，還是賈兄當日的女學生呢！」

雨村道：「林黛玉自他父親林如海亡後，他便在外祖母家賈府居住未回，如今也不過十六七歲罷了。那賈寶玉不是他表兄麼？」甄士隱道：「賈寶玉就是神瑛侍者，侍者的前身乃是女媧氏補天所剩下來未用的一塊頑石，在青埂峰下多年。他因為是女媧氏煉過的，故能通靈，化為神瑛侍者，因與絳珠草有一段情緣，故投胎銜玉而生，名為寶玉。那寶玉的前身，神瑛侍者的後身，又為石曼卿，乃是芙蓉城主，所謂『石與丁者』，此也。那『丁』乃是丁度，丁度的後身乃是柳湘蓮。所以現今賈寶玉與柳湘蓮俱在大荒山中。故此我今日還要到彼處去會會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，好指引他們歸還芙蓉城去，以稍結太虛幻境之緣。況且太虛幻境中已經有十二釵之數了。」

賈雨村道：「何為十二釵？」甄士隱道：「幻境中『金陵十二釵』有正冊，有副冊，有又副冊。那正冊中十二釵乃是薛寶釵、林黛玉、史湘雲、賈迎春、賈探春、賈惜春、邢岫煙、李紈、李紋、李綺、王熙鳳、薛寶琴也。如今幻境中正副冊錯雜其人，亦已有了十二釵之數，乃是秦可卿、林黛玉、賈迎春、王熙鳳、甄香菱、妙玉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鴛鴦、晴雯、金釧、瑞珠也。」

賈雨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寶玉與黛玉已成了姻緣了麼？」

甄士隱搖頭道：「彼此俱有此心而不能成就，所謂以眼淚償還者，此也。一則飲恨而亡，一則悔悟為僧。當其兩相愛慕，又為中表至戚，鬢年常共起居，此天生之姻緣，不問而可知矣。

誰知竟不能如意，正所謂混沌留餘，人生缺陷。豈不聞『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』。寶玉、黛玉只有情緣而無姻緣者，皆因造化弄人，故爾分定如此。」賈雨村道：「既然兩相愛慕，常共起居，則兒女私情在所不免的了。」甄士隱道：

「不然，賈寶玉雖名為淫人，乃意淫也。若果有傷風化，又安得復入太虛幻境為芙蓉城主呢？且其平日最所親狎者莫若其婢晴雯，亦只徒有虛名，全無私情之實事，則又何況於林黛玉乎？」

賈雨村道：「我少時讀書，見有諸女御迎芙蓉城主之事，又有王迴子高與仙女周瑤英游芙蓉城之事，只道是文人寓意之說，原來竟真有此境。將來仰仗甄兄挈弟到彼一遊，庶不枉人生一世。」甄士隱笑道：「那幻境中尚有一位警幻仙姑總理其事，其妹名喚兼美的，就是芙蓉城女子所謂名為芳卿者是也。

賈寶玉既是貴族，林黛玉又是貴門生，賈兄到彼非他人可比。

他們自然要盡地主之誼，勢必留連作十日之飲。但須要等寶玉歸還之後，我們再去不遲。此時先要到大荒山去要緊。」賈雨村連連點頭稱是。於是，二人望著大荒山無稽崖而去，暫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林黛玉自那日死後，一點靈魂離了大觀園瀟湘館，悠悠蕩蕩，忽然聽見迎面似有鼓樂之聲。睜眼看時，只見繡幢翠蓋飄揚而來，又有女童數輩上前口稱：「迎接瀟湘妃子。」黛玉忽覺身坐轎中，低頭一看，只見自己華冠繡服並非家常打扮，心下正在驚疑不定。少頃，忽進一垂花門，只見兩旁游廊、層欄、曲榭。下了轎時，又有許多仙女攙入正房中坐下，兩旁十數個仙女上來參見磕頭。黛玉立起身來看時，內中卻有兩個人甚是面熟，只是一時又想不起他是誰來，因問道：「你們兩個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二人回道：「我是晴雯，我是金釧，怎麼姑娘倒忘記了我們，都認不得了麼？」因一齊說道：「請姑娘安。

「便重新要跪下去，黛玉忙拉起兩人道：「我說怎麼這麼面熟呢，原來是晴雯姐姐、金釧姐姐喲！你們怎麼得在一塊兒的，都來了好些時了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金釧兒來的早些。這裡頭一個是東府裡小蓉大奶奶，後來就是瑞珠兒、尤二姑娘、尤三姑娘、元妃娘娘，他們通在這裡。小蓉大奶奶、瑞珠兒在一處住，尤二姑娘、尤三姑娘在一處住，元妃娘娘在一處住。我們兩個是這裡服侍姑娘的，這裡叫絳珠宮，姑娘原是瀟湘妃子，絳珠宮的主人。」黛玉道：「這會子我心裡越發糊塗了，這裡可是陰間不是？」晴雯道：「我初來也不知道什麼，過了些時才明白了。這裡叫做太虛幻境，有個警幻仙姑總理這裡的事，說我們都是這裡冊子上有名的

人，故此歸根兒都要到這兒來的。總算是仙境的地方兒就是了。姑娘明兒少不得要到警幻仙姑那裡去的，再細問他一問就知道了。這會子我們講的也不能十分清楚。」黛玉點頭道：「據你們這麼說起來，這裡還有這麼些人，明兒自然要到各處去走走，請安問好也少不了的。但是今兒初到，這會子我實在乏了，天也晚了，早些躺躺兒歇歇息罷。」

於是晴雯、金釧服侍黛玉睡下，便也各自歸寢。

到了次日，一早起來。梳洗已畢，黛玉便叫晴雯引他到警幻仙姑處去。晴雯便與金釧同眾仙女圍隨著黛玉，步行前去，向東轉北，不多一時，早到了警幻仙姑門首。進得宮門，早見警幻仙姑帶領著癡夢仙姑、鍾情大士、引愁金女、度恨菩提一群仙子迎接出來。黛玉連忙上前施禮道：「弟子下界凡愚，深閨弱質，偶因一念癡情，遂爾頓捐身命。仰求仙姑指示迷途，三生有幸。」警幻連忙攜手相攙，笑道：「賢妹不必過謙，你我原係姊妹，因你有一段因緣，故爾謫降塵寰，了此宿債。今日緣滿歸來，且請坐下，等我慢慢兒的告訴你便明白了。」

於是，步入正房賓東主西一齊坐定，仙女獻上茶來。茶罷，黛玉欠身問道：「適蒙仙姑慨允賜教，請指迷津以開茅塞，不勝欣幸。」警幻笑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此地名為離恨天、灌愁海、放春山、遣香洞，又名為太虛幻境，又名為芙蓉城。這賈寶玉的前身乃是女媧氏補天所剩下的一塊頑石，多年得道成人，曾為赤霞宮神瑛侍者。那時賢妹乃靈河岸三生石畔的一株仙草，名曰絳珠草，因雨露怨期，日漸萎萎。神瑛侍者日以甘露澆灌，故復潤澤蔥菁。這絳珠仙草後來得受日月精華，秉了山川靈氣，乃能轉化為人。因欲酬甘露之德，竟將一世眼淚償還。故你與寶玉生前纏綿，死後纏綿，也不過是以情補情而已。」黛玉又道：「弟子與寶玉既是以情補情，如何他又負心之事呢？」

警幻笑道：「莫之為而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者，命也。我且給你瞧一個東西。」因叫女童到「薄命司」櫥內將「金陵十二釵」的正、副冊子，一總拿到這裡來。那女童去不多時，早抱著一摞冊子，笑嘻嘻的走進來，放在中間小炕桌兒上。

黛玉便將「金陵十二釵」的正冊揭開看時，只見頭一頁上畫著兩株枯木，掛著一條玉帶，下面畫著一堆雪，雪裡一股金簪。後面一首五言絕句道：

堪歎停機德，誰憐詠絮才。

玉帶林中掛，金簪雪裡埋。

林黛玉念了兩遍，早已明白，笑問警幻道：「細玩此詩，不過是藏著我們兩個人的名姓而已，還是另有何說呢？」警幻道：

「你只細玩這個『歎』字『憐』字，就可以明白了。」黛玉道：

「原來就在這兩個字上頭分別，且如弟子算得薄命，原該可歎可憐。若說寶姐姐，他如今婚姻如意，夫唱婦隨，有何可歎可憐的呢？」警幻道：「人之薄命，遭際各有不同，未可一概而論。」因將冊子又揭了一頁，指與他看道：「這是你元春姐姐，這是你迎春姐姐，他兩個一個是貴妃娘娘，一個是誥命夫人，怎麼算得薄命呢？只因富貴不長，榮華不久，所以也就謂之薄命了。如今你元妃姐姐現在東邊赤霞宮居住著呢。其餘姊妹各人有各人的薄命處，豈能相同。你往後逐頁看去，自然知道了。」

黛玉聞言，便將三本冊子逐一看了遍，內中也有一看便知道的，也有參詳而解悟的，也有不大明白的。遂將冊子合上，笑道：「一時也難以深究其奧，只是寶姐姐的薄命，弟子到底不能無疑。」警幻笑道：「未來天機不便泄洩，你既然疑惑你寶姐姐，我有寶鏡一面，你可拿去，到三更人靜之時，休看正面，只將鏡子背面一照，便知分曉。」因向女童們道：「把『風月寶鑒』取來。」女童應聲而去，不一時拿了一面鏡子出來，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掀開套兒，只見這鏡子正面背面皆可照人，便遞與晴雯收好。

警幻道：「寶玉與賢妹未投胎之前，寶玉在人世於宋朝為石曼卿，遊戲人寰，姓不離石，死後仍歸於此為芙蓉城主。後因賢妹降謫人世，故石頭又轉為寶玉，以了情緣。將來芙蓉城主自有歸還之日，而賢妹終有會面之期也。」黛玉立起身來道：

「弟子還未到赤霞宮謁見元妃，明日再來領教罷。」警幻道：

「有勞賢妹玉趾先施，恕愚姊今日不能回拜了。」於是，二人攜手相送出門而別。

黛玉率領眾仙女到赤霞宮來，行不數步，只見迎面一群麗人冉冉而來，忙問道：「這來的是誰啊？」金釧兒仔細一瞧，道：「這就是咱們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帶著瑞珠兒同尤二姑娘、尤三姑娘來了。」說著，只見秦可卿等已到面前。可卿笑容可掬的道：「我今兒聽見姑娘的駕到了，趕著帶了瑞珠兒，約會了尤二姨兒、尤三姨兒給姑娘請安來了。姑娘這會子要到那裡去呢？」黛玉拉了秦氏的手，笑道：「大奶奶好！」又向尤氏姊妹道：「二姐姐好！三姐姐好！我們可好幾年沒見了，才剛兒謁見過警幻仙姑，這會子去謁見元妃姐姐，回來就到大奶奶同二姐姐、三姐姐家拜望拜望，說說話兒。」秦氏道：「這麼著，咱們就陪姑娘到赤霞宮去，等見過了元妃娘娘，再回到姑娘府上請安去，好不好？」黛玉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還沒過來，怎麼倒先勞駕呢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什麼話呢，這有什麼先後了，咱們明兒是天天要見的呢！」黛玉道：「這麼說，我遵命就是了。」因叫晴雯將「風月寶鑒」好生送回去收著，「我同蓉大奶奶們到赤霞宮去，回來在我們那裡吃飯。你先回去，就吩咐他們預備著」。晴雯答應去了。

這裡黛玉、秦可卿、尤氏姊妹帶領眾仙女，到赤霞宮裡去謁見過了元妃，便一同回到絳珠宮裡來。大家坐下，瑞珠兒過來給黛玉磕頭，黛玉連忙攙起，因其殉主而死，現在秦氏已認為義女，便著實獎慰了一番。秦可卿問道：「老太太如今可還康健，二位老爺、二位太太都好麼？」黛玉答道：「老太太、舅舅、舅母們俱各康健。」可卿又道：「我們東府裡大老爺，不知怎麼服了金丹升仙去了？如今我公公、婆婆可好不好？」

黛玉道：「大哥哥、大嫂子他們都好。」可卿道：「你蓉大姪兒如今續了弦了，聽見說是胡家的姑娘，可還好麼？」黛玉道：

「這胡氏新大奶奶的模樣兒、性格兒，雖然不及大奶奶，也還不差大事兒，都很好的。」尤二姐問道：「璉二奶奶可好？」

黛玉道：「鳳姐姐的為人聰明太過了，二姐姐你的性格也忒和厚了些，故此就吃了他的虧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我自從到了這裡，曉得自己是『薄命司』的人，命該如此。警幻仙姑又告訴我說，是這裡冊子上的人，總要歸到這裡來的，都是因緣分定，自然而然的道理。故此，我如今倒也不計較他了。」可卿又問道：「姑娘們可都好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也都好。二姐姐是給了孫家了，聽見說二姐夫為人脾氣乖張，二姐姐如今很不得意。三妹妹許了周統制的公子了，還沒過門。四妹妹是還沒有人家呢。」可卿道：「前兒元妃娘娘到時，我去請安的時候，娘娘向我說迎姑娘不久也要來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才剛兒元妃姐姐也是這麼說，說現在給他修理住房呢，不過早晚就要來了。可憐二姐姐，一輩子的老實懦弱，也還是這麼薄命。」眾人聽了，皆點頭嗟歎。金釧兒上來回說：「請姑娘坐下，擺飯罷。」

黛玉點頭，於是，大家坐下吃飯。飯後，眾人略坐了一會子，也就散了。

黛玉送出眾人，回到上房間晴雯：「那鏡子代放在那裡了？」晴雯道：「擱在裡邊書架子上呢，姑娘要，我就去拿來。」

黛玉道：「隨他擱在那裡罷，我不過問一聲兒，天也不早了，你們都去睡罷。」晴雯等眾人退出。黛玉一人坐在房內，等人靜時，取出「風月寶鑒」一看，不知這鏡內到底是什麼故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